

茅 捷 / 著

第51幅油画

恐怖系列丛书 13

画中那间齿科诊所，一个戴口罩的女牙医坐在窗台上，目光幽幽看着画框外的世界。

午夜，画中的女医生竟缓缓地摘下口罩，露出那张脸来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 51 幅油画 / 茅捷 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17-1653-4

I. 第… II. 茅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6222 号

773 恐怖系列丛书

第 51 幅油画

作 者/茅捷

责任编辑/梁志民 李庭军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20
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850X1168 1/32

印 张/10

字 数/180 千字

版 次/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18.00 元

书 号/ISBN 7-5317-1653-4/I·1567

第一章:S美术馆的怪事

1

在上海,如果有一幢建筑物门前挂着“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”的铜牌,那就证明该建筑拥有高贵的血统与显赫的身世。S美术馆就是这样一幢建筑,它的前身叫“跑马总会”,当时这儿属于英国与美国共管的公共租界。跑马总会以南有一大片看台,看台前面就是著名的跑马厅。跑马总会靠旧称“香槟票”的赛马彩票赚翻了天,大概觉得显富的最佳方式莫过于造一幢楼,于是慷慨掷出二百万银元。1933年,一幢四四方方霸气十足的五层花岗岩建筑拔地而起,大楼顶部还造了一座标志性的钟塔。

1949年后,跑马总会改为市立图书馆,成为书虫们聚集的地方。数年前,淮海西路建起了图书馆新馆大厦,跑马总会又变成了市立美术馆,投入巨资,将大楼内部修缮一新,安装了中央空调和安全监控系统,大楼外部的原来风格予以保留。

如今的S美术馆坐落在黄浦区,与南京路步行街仅百米之遥,东邻上海大剧院,南朝人民广场,市政府大厦就在广场正中。毋庸置疑,这里是市中心里的市中心,绝对的钻石地段。

S美术馆是这片闹市区里最宁静的一块地方,它的艺术氛围使路过的行人都会放慢脚步,朝这幢充满古典欧洲情调的花岗岩大楼投去虔诚的一瞥。

S美术馆最热闹的时候,就是美术双年展。平日里是常年展,底层有两个大厅,陈列的都是油画。从二楼到四楼,兼有油画、国画、版画、雕塑,乃至前卫的装置艺术,还有艺术类图书阅览室、卖画笔颜料宣纸的店铺,等等。

最近,S美术馆举办了著名旅美画家M先生的个人画展。M先生是画油画的,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八十年代移民美国后,M先生人气渐旺。前年,他的一幅人物油画在美国一家拍卖行拍出了一百九十万美元,据说创下了近年来上海籍画家的油画类作品最好成绩,由此名声大噪,被公认为是继陈逸飞之后,最受海外市场追捧的油画家。

2

本次他的个人画展,一共展出了50件作品,大部分是油画,也有雕塑和素描等作品。

展出时间为三周。M先生在百忙之中来了一趟上海,为画展揭幕剪彩,他只是在开幕当天露了一下脸,在美术馆五楼的贵宾室里,召开了一场限制人数的小型记者招待会,然后就匆匆走了。据说最近他正在为伦敦一家私人美术馆创作一幅油画,还要为明年在瑞士落成的世界货币经济组织的新大楼创作一件雕塑,忙得不可开交。

M先生果然有人气,尽管此次画展的门票售价为50元人民币,而美术馆平时的门票为20元,观众仍然络绎不绝,展出的前两周,就突破了S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的观摩人数纪录,直到最后一周,才渐渐冷清下来。

就在画展的最后一天,发生了一件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。

2

按规定,美术馆在下午六点钟闭馆,下午四点钟停止售票。

最后一名观众是在五点一刻左右离馆的,虽然闭馆时间还没到,但之后不会再有观众光顾了。工作人员提前半个多小时,开始了画展的收尾工作,他们小心翼翼将每一幅作品取下来,检查有无污损,然后装进事先准备的保护封套。

由于每幅作品的尺寸各不相同,所以保护封套也是大小各异。这些保护封套都是根据作品的尺寸事先定做的,每个角上都有电脑打印的编号;作品装入后,外面再贴上一张标签,标签可以起到封条的作用,以确保运输过程中不被打开,标签上印着该作品的拥有者和需送达的地址。

在五十幅作品中,除了少部分来自 M 先生在纽约的美术工作室,主要是海外的私人收藏,其中有欧洲的私人画廊,也有美国的州立美术馆、大学美术馆,还有几幅被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基金会收购。本次画展中价值最昂贵的一幅,展前就悬挂在东京一家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的豪华办公室里。

这些作品将由联邦快递送回到每一位拥有者手中,同时附上一封由 S 美术馆馆长亲笔签名的致谢信,感谢他们对本次画展的大力支持,欢迎他们来上海,美术馆将尽地主之谊,云云。

整个收尾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,一切按部就班。

收尾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,是将五十幅作品放入美术馆的库房,根据不同的发往地点,进行装箱。第二天上午十点,联邦快递的货运车会来取走它们。

· 晚上八点三十分,位于五楼的馆长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,接电话的是馆长助理。起先,馆长助理以为是让自己下楼去,库房在美术馆的地下室,作为馆长助理,他必须在库房的入库单上签字。然而,电话的内容与他想的不一样。

· “是刘助理吗?我是小罗。”

· 小罗是负责画展收展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。

· “刘助理,你最好下来一趟,我们在二楼。”

· “出了什么事?”

· “这儿缺了一张标签。”

· 缺了一张标签?这怎么可能?这些家伙做事情磨磨蹭蹭,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就要来麻烦我,标签怎么会少呢?所有的标签都是电脑打印的,有相应的编号,跟保护封套上的编号一致,只要认准编号,撕下一张,标签背后有不干胶,往保护封套上一贴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的事情,小孩子都会做。

· 馆长助理心里一边骂着,一边很不情愿地坐电梯下楼去。

· 刚才接电话的时候,他正在网上聊天室跟一个山东青岛的美眉谈得投缘,眼看就快把她的手机号码搞到手了,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要下线,难怪心里不痛快。

· 馆长助理来到二楼的展区,两名工作人员正等着他,在他们的脚边,放着三幅作品,都已经装入了保护封套,其中两幅贴上了标签。

· “究竟怎么啦?”馆长助理有点不耐烦地问。

· 小罗指着靠在墙边的第三幅作品,说:“就是那幅,找不到它的标签。”

· “怎么会找不到?会不会在别人手里?”

· “不会的啦,所有的标签都已经用光啦。”

· 工作人员小芹递上一张粘纸,标签就是从上面撕下来的,现在纸上空空如也,就是说,标签确实用光了。

“用光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会不会在一幅作品上面贴了两张标签？”

“我们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这种情况。”

馆长助理看了看旁边那两幅作品，保护封套上的编号分别为 014 和 038，已经贴好的标签上，编号也是 014 和 038，编号下面，分别用国语和英语注明作品的拥有者姓名、需送达的地址。

一定是在制作标签的时候，漏掉了一张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如果是这样，今晚的加班时间就要大大延长了，需要查阅目录，找到该作品的拥有者和收件地址，输入电脑重新制作标签，再贴上去。看来青岛美眉的手机号码是拿不到了，也许她已经跟别的男人聊上了，等到我再上线她大概已经不理睬我了……

馆长助理叹了口气，来到那幅找不到标签的作品前，朝它看了一眼。

作品已经装上了保护封套，上下左右各有四个特制的硬角卡住，中间被一层牛皮纸和一层塑料纸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可以抵挡水泼、撞击等意外的小侵袭。

馆长助理咕哝了一声，朝四个硬角看了一眼，每个硬角上都盖有 S 美术馆的专用章以及作品的编号，清清楚楚，是“051”。

馆长助理觉得自己的右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。

本次画展的作品一共是五十幅，按顺序编号从 001 到 050，怎么会冒出来一个“051”？

馆长助理把它重新审视了一遍，这幅作品的尺寸较大，据他的目测，估计长 100 公分宽 80 公分。这样的尺寸，理应放在底层的 A 厅或者 B 厅，怎么会放在二楼的展区？

馆长助理看着小罗和小芹，问：“是你们把它从楼下搬上来的？”

小罗与小芹面面相觑。

收尾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，是将所有的作品放入库房，库房在地下室，如果这幅作品在底层展出，把它搬到二楼，岂非多此

一举？

“它原来就在这里。”小罗指着前面 C 展区墙上的一块空间。馆长助理走上去看了看，发现第二个不对头的地方。

虽然有挂画的钩子、光源布置（一组共四枚射灯），但是缺少一块说明牌，牌上应写着该画的名称、创作年代和画的尺寸。

“铭牌呢？”

“铭牌……”小芹摇了摇头，“没看见呀，好像本来就没有。”

小芹看着同事小罗，小罗使劲点了点头。

望着这对一问三不知的宝货，馆长助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忽然他冒出一个念头，其实没什么，作为馆长助理，他有这个权力。

“把它打开。”

小罗与小芹再次面面相觑，好不容易装进了保护封套，再拆开，吃饱了没事干？

馆长助理的语气不容置疑，并且做了个手势，小罗与小芹只好把四个硬角拆下来，揭开第一层塑料纸，第二层牛皮纸，让这幅作品完整地展现开来。

这是一幅常见的布料油画。画布上的景物，毫无疑问是一间齿科诊室。画面被一分为二，左边是一台治疗椅，治疗椅的前面，靠墙的地方，摆着一张办公桌，桌上有一台液晶显示器，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宜家的塑料钟，时针与分针恰好合在一起，是中午十二点。

画的右半边，有一扇大大的玻璃窗户，百页窗帘被收了起来，窗外隐约可见一棵法国梧桐树的枝叶。

法国梧桐是上海市区内最常见的街道树，据说是早在上海滩开埠时，即 1890 年前后，由法国传教士引进的树种。此树枝繁叶茂，树干笔直，适合在城市街道两旁栽种。因对上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气候非常适宜，很快栽遍市区。文革时候大破四旧，不知是当年的红卫兵已经有了环保意识，还是炎炎夏日他们也

想寻个遮荫的地方,反正未被红卫兵当成四旧而惨遭砍伐。

这扇窗户无法打开,等于一块采光的大玻璃,仅供观景。窗户向外凸出去的飘窗,使窗台的空间增大,又矮又宽的飘窗正可以当椅子坐。

窗台上坐着一个女人,齐耳短发,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医生服,胸前佩戴一块塑料牌,上面写着“主治医师 Zoe”,下面是一条浅蓝色的裤子,脚上一双白色平底皮鞋,两条小腿略微搅在一起。她的左手搭在窗台上,纤细的手指略微分开,中指上戴着一枚戒指,她的右手随意地放在膝盖上。

虽然画中人是正面对着馆长助理,却看不见她的面容,因为她脸上戴了一只浅蓝色的纸质医用口罩,口罩遮住了鼻子、嘴和正面部分的脸颊,惟一露出来的就是眼睛。眼睛是典型的东方韵味,乍一看是单眼皮,仔细看有点双眼皮,脸形是瓜子脸,眉毛修饰得很好,光从这双眼睛和这副眉毛来看,画中女性的年龄应该在三十岁以上。

这是馆长助理的判断。二十多岁的主治医师,尤其在齿科,并不多见。

正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洒在窗台上,洒在“主治医师 Zoe”的背后,口罩上那双富有东方韵味的眼睛,目不转睛地望着馆长助理。

馆长助理觉得不可思议,在肖像画里,最能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,就是面部表情,《蒙娜丽莎》就是最好的例证。那个嘴角微微上翘、似笑非笑的表情,倾倒了全世界。从陈逸飞到 M 先生的肖像画,无不着力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,周围的景物是次要的,但这幅画居然大胆地(也可以说是毫不理智地)用一只口罩把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面部表情给无情地遮盖起来,绝对是败笔。

口罩后面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?

也许，是画的作者故意留给观众一个想象的空间，这就叫 suspense(悬念)。

馆长助理把视线从画中的女人收回来，沿着画布边缘走了一遍，画的左下角署着该画的名称：

《窗台上的 Zoe》

只有画的名称，没有作者署名，也不知道是忘了署名，还是画者从来就没有署名的习惯，反正是一幅无名氏画作。

作为馆长助理，对本次画展的五十幅作品，每一件都熟记在心，他敢打赌，这幅画不是 M 先生的作品。

绝对不是。

3

电话铃响起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四十分了，这个电话来得可真不是时候。

S 美术馆的馆长陈子期，独自关在书房里，欣赏一部 DVD 影碟《台北晚九朝五》，正好看到小马走进富华大饭店 512 房间，与于婕扮演的 Summer Blue 幽会，两人连招呼也不打，甚至连对方的面孔都不看，上床就搞。就在陈馆长聚精会神的时候，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陈馆长很不情愿地按下了遥控器上的停止键，接听了电话。电话是馆长助理打来的，花了十分钟，把这件事情叙述了一遍，请示馆长该如何处理。

“M 先生的五十幅作品没有缺少或污损吧？”

陈馆长关心的是这个，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就轻描淡写吩咐他的助理，把 M 先生的作品全部放入库房，至于那幅无名氏

画,明天再说吧。放下电话,陈馆长继续欣赏《台北晚九朝五》。

当小马无意之中打开了床头灯,看见赤裸的 Summer Blue 竟是自己认识的于婕,勃然大怒,拂袖而去。此时此刻,陷入剧情的陈馆长多么希望自己就是小马,临出门时忽又改变了主意,返回床上将性爱进行到底。

台北……难道是这样的吗?年轻人除了性爱什么也不干,今天跟这个搞,明天跟那个搞。

陈馆长曾问过自己的小儿子,小儿子在一家美国公司做,他耸耸肩扔下一句话,“其实上海也差不多。”言下之意,如今哪儿都一样,性泛滥。

看完影碟,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,睡觉前就可以搞老婆了。

不然我娶她干吗?

今年五十八岁的陈馆长去年刚刚再婚,老婆刚好四十岁,正处在女人四十一枝花的风骚期。坦率地讲,追这个女人,陈馆长并没有花多少心思,相反,为了甩掉结发妻子,结束这段维持了三十年的婚姻,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争吵、扭打、冷战、哀求、威胁、假自杀、真自杀,陈馆长什么都领教过了。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一刻,陈馆长的眼泪差一点掉下来。

离婚,真是折寿呵!

早在十年前,陈馆长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隐匿财产了,身为美术馆的馆长,他既有专业知识,又有不少这方面的朋友,因此,陈馆长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名人字画。而他的第一任太太,对古董字画是一窍不通,虽然曾有亲朋好友暗示她,她也请律师调查过,最终毫无结果。分割财产的时候,只能对房产现金股票这些帐面上一清二楚的东西进行分割。

陈馆长在中国银行租了一只保险柜,在这场耗时三年的离婚大战中,他的收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,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不过,第二任的陈太太,对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是了如指掌

的,连清单都有。不然,她也不会这么爽快就答应嫁给这个比自己大了十八岁的老男人。

4

馆长助理在入库单上签字的时候,宣告了 M 先生个人画展的圆满结束。

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忙碌,将常年展的作品挂出来,明天上午美术馆照常开门,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,包括门票的售价。

馆长助理回到办公室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,电脑显示器还开着,那个青岛的美眉早就离开了聊天室。

算了,网上美眉多得是,慢慢再钓吧。

他关了电脑,喝了口茶,准备洗洗手,然后下班。

他离开办公室,准备关灯的时候,无意间回头朝墙角望了一眼。

那幅无名氏画就摆在那儿,被牛皮纸和塑料纸重新包了起来,四个硬角也装了上去,编号“051”清晰可见。

馆长助理有一种莫名的冲动,很想再看看画上的女人,可又嫌麻烦,要把保护封套拆开,看完之后还要重新装上去。

犹豫了一下,他把手伸向墙上的开关,关了灯,带上房门离去。

办公室里黑咕隆咚,静得出奇。那幅无名氏画靠着墙角,无声地摆在那儿,好像在期待什么。

5

第二天,联邦快递来了两辆货运车,把已经装箱的五十幅画

作运走了。

下午,S美术馆的会议室里,召开了一次馆务会议,对本次画展进行一次总结,有好的地方,也有不足的地方。比如在入场券的背后没有加印广告,这是一大失误,尤其是购买M先生作品的那家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在浦东有一家合资企业,去那里拉广告,十拿九稳,S美术馆至少损失了十万元。

总的来说,成绩是喜人的。观众人数突破了预期,媒体也积极配合,连篇累牍的报道,建议美术馆以后多举办这样的大师级作品展,为海派文化的振兴摇旗呐喊。

会议临近结束,才提到了那幅无名氏画。

馆长助理把情况大致讲述了一遍,然后拆开保护封套,将画展示给大家看。

大家看了半天,没有多少惊讶,只是纳闷和疑惑。

首先可以肯定,这幅无名氏画不是M先生的作品,也不属于本次画展的展品,但它为什么被装进了馆方为本次画展特制的保护封套里,而且印上了编号,难以解释。

其次,排除了它是美术馆常年展的展品,理由很简单,堂堂的国立美术馆怎么会展出一幅无名氏画作?

有人提出,会不会是一件被人遗忘在库房的作品?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,被误装进本次画展的保护封套,并且阴差阳错地在二楼的C展区挂了出来。

然而,查遍了库房的电脑记录,没有这幅作品,库房管理员斩钉截铁地说,从未见过这样一幅画。

其实查库房是多余的,理由还是那条——S美术馆不会收藏一件无名氏画作。

所以,可以基本排除这幅画是馆藏的物品,就是说,它是外来的。

第一种可能,是观众带进来的,趁人不备,悄悄把它挂在二

楼的C展区。

作为观众,虽然随身带包是允许的,但如果扛着这样一幅长一米、宽八十公分的油画进入美术馆,肯定会被保安阻拦,有谁见过扛着一幅油画去观摩画展的观众?

如果是一名身手敏捷的贼,趁着月黑风高,潜入美术馆,把这幅画挂起来,倒是有这种可能。但是,只听说有偷画贼,送画的贼,闻所未闻。

第二种可能,就是美术馆的内部人员所为,借职务之便,把画带进美术馆,画可以放在汽车后座,扛着画从地下车库乘电梯直达二楼,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挂起来。

但是,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

即便是“作案”,总要有作案动机吧?

想来想去,只有下面这种动机比较令人信服——

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,试图通过这次颇有影响的M先生个人画展,搭上便车,让大家注意他的作品,迅速成名,于是贿赂了美术馆内一名工作人员,将这幅画偷偷摸摸地带进来并且挂起来,为了蒙混过关,仿制了保护封套,还煞有介事地加上051的编号,真是用心良苦。

有人提出这种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,马上遭到反驳,而且是致命的——

这个急于成名的家伙,怎么会把最要紧的事情给遗漏了,他应该在画上署名呀!如果被观众误认为是M先生的一幅未署名的作品,不等于买了炮仗给人家放?

不知不觉中,馆务会议延长了半个多小时,虽然大家意见不一,但有一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:画确实画得不错,无论从构图、色调、光线的运用,还是对人物的刻画上,都可圈可点,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当的功力,决不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。

除了那只口罩。

6

“馆长，我们何不去报警？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情好了。”

馆务会议结束后，走出会议室的时候，馆长助理追上陈馆长，提了一建议。

陈馆长的目光透过法国依视路镜片，看着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。

“报警？怎么个报法？你倒说说看，电话打到警署，他们问发生了什么案件？我们该怎么说？”

“就说……就说……”馆长助理有点噎住了。

“不是少了画，而是多出来一幅画，请他们火速赶来调查。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：‘很抱歉，我们警力有限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把它撕了、扔了、烧了，总之不要污染环境就可以了！’”

馆长助理挠了挠头。是啊，警署怎么会管这种事情？

“要不，在报纸上登个寻物启示，让画的作者或者它的拥有者来认领？”

这是馆长助理给的第二个主意。陈馆长扑哧的笑了一声，语调里分明带着一丝嘲讽。

“既然是登广告，总要把画的照片一块登出来吧，好让读者一目了然，即使找不到画的作者，没准会有人提供线索。”

“对呀，拍张数码照片就可以了。”馆长助理连声道。

“这样一幅广告，费用至少在八千到一万元之间，就从你的薪水里分四个月扣除吧！”陈馆长似乎很认真地在说。

馆长助理目瞪口呆。

“S 美术馆的全年预算里没有这项‘寻找无名画作者’的支

出,只能另辟蹊径。既然你这么热心,就由你来出啦!”陈馆长面带微笑地说。

馆长助理听出陈馆长有意在挖苦自己,觉得很没趣,只好说了声:“那就……算了吧。”

他心里暗暗骂道:老东西,我好心好意帮你出主意,你却这般挖苦我。为了这个画展,我们忙得手脚不停,你却躲在家里,享用小老婆。你已经五十八岁了,再过两年,你必须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,到那时候看你再神气!我是早晨八、九点钟的太阳,而你是日薄西山,天就要黑了……

想到这儿,馆长助理仍然装出一脸谦逊,又问道:“馆长,对这幅画,该怎么处理?如果真的扔了,太可惜了吧?”

“就把它放在库房里吧。没准几天以后,它的主人就会冒出来的。”

“好,就依您的意思办。”

7

几天后,在 S 美术馆参股的一份美术杂志上,刊登了这样一条启事:

“日前,在 S 美术馆内发现无主画一幅,布料油画,尺寸为长 100 公分,宽 80 公分,画名叫《窗台上的 Zoe》,画中是一名女性牙医,背景为一间齿科诊所。请该画的作者或知情人速与本馆联系,联系电话 63272829 转 136 分机,找刘先生。”

短短的几行文字,没有刊登照片。

没准儿这家伙真的想靠这个来出名,如果把画的照片刊登在一本专业美术杂志上,岂不正中他的下怀?

馆长助理多了个心眼儿。

这本杂志是由 S 美术馆、市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画院、艺术学院油画系等几家单位联合办的,相当专业,在 S 美术馆里随手可取,是赠阅的,登这条启事也是免费的,陈馆长没有表示异议。

启事如石沉大海,毫无反馈。

这幅无名氏画作在 S 美术馆的地下室库房里,整整摆了一个多礼拜,没有人来认领。

这天下午,陈馆长在电话里跟他那位四十一枝花的太太吵了一架,起因是陈太太的独生女儿。陈太太有个念高中的女儿,今年十七岁,因为母亲再嫁,陈馆长成了她的继父,对这位骄娇二气的大小姐,除了她的身材,陈馆长没有一个地方看得顺眼。

最近,大小姐从雅虎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美国男朋友,不光在网上聊,还要发短信,打国际长途,放着 IP 卡不用,大概嫌输入卡号和密码太麻烦,直接用家里电话打,让平时节省惯了的陈馆长十分肉痛。当他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向太太提出时,却遭到陈太太的白眼:娶了新太太,白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,家有鲜花两朵,换了别的男人,高兴都来不及,肯定加倍呵护,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,你倒好,连一点电话费都斤斤计较,没出息。

如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,陈馆长肯定会提醒她,网络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,谨慎点。而现在,陈馆长巴不得那个美国佬是《沉默的羔羊》里汉尼拔那样的食人魔,把这位大小姐拐骗到美国去作盘中餐,或者是国际贩卖人口组织的头目,把她卖到拉斯维加斯赌城去跳脱衣舞,总之不要再看见她。

撂下电话,怀着一肚子的怨气,陈馆长坐电梯来到地下室的库房。

咦?我到库房来干什么?

陈馆长自己都有点纳闷,大概是气昏了头吧。

既来之则安之,陈馆长在库房里转了一圈儿,检查一下工作。这儿有中央空调,温度与湿度常年维持在一个标准的范围